

影印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四六〇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閩中理學淵源考	清	李清馥撰……………一
征南錄	宋	滕甫撰……………八二七
驂鸞錄	宋	范成大撰……………八三三
吳船錄	宋	范成大撰……………八四七
人蜀記	宋	陸游撰……………八七五
西使記	元	劉郁撰……………九二三
保越錄	明	不著撰人……………九二九
粵閩巡視紀略	清	杜臻撰……………九四三
松亭行紀	清	高士奇撰……………一二五
扈從西巡日錄	清	高士奇撰……………一一五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

詳校官編修 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 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閩中理學淵源考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國朝李清馥撰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孫以光地蔭授兵部員外郎官至廣平府知府是編本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故序文凡例尚稱舊名此本題理學淵源考蓋後來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所改序稱乾隆己巳而每篇小序所題年月多在己巳之後蓋序作於草創之時成編以後復有所增入也宋儒講學盛于二程其門人游楊呂謝號為高足而楊時一派由李侗而及朱子轉輾授受多在閩中故清馥所述斷自楊時而分別支流下迄明末凡其派傳幾人某人又分為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尋端竟委若昭穆譜牒秩然有序其中家學相承

以及友而不師者亦皆並列以明其學所自來其例每人各為小傳傳之末各註所據之書併以語錄文集有關論學之語摘錄於後考據頗為詳核其例于敗名廢節貽玷門墻者則削除不載間有純駁互見者則棄短錄長如廖剛傳中刪其初附和議一事胡宏傳中但叙不持生母服為右正言章厦所劾而不詳載其由蓋為賢者諱古義則然不盡出

鄉曲之私也清馥父鍾倫早失清馥幼侍其祖光地多聞緒論故作是編一稟家訓尚有典型雖意崇桑梓而無講學家門戶異同之見云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序

清馥自雍正戊申歲輯訂有志學錄內外篇因詳攷朱子之學薈萃集成負荷統緒其平生師友多在閩中屢欲參稽編錄而未暇也乾隆辛酉年冬効職天雄適因公赴省道經博野謁副憲元孚尹公公即自述所學慨然念

國朝魏環溪湯睢陽陸當湖及先文貞公四先生欲有待論列於

朝宁因言濂洛關閩五子之書遞衍八百年來家習戶誦生於其鄉者或親炙或私淑其派別相續源流更易為尋邇傾聆之下與余夙心所擬者頗合歸署後數月得病告休養疴少暇重尋舊麓得伊洛淵源錄萬氏儒林宗派宋氏考亭淵源錄諸編錄出次第訂之目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曰淵源者是書以龜山載道南來羅李遞傳集成於朱而上溯周程以傳千載不傳之秘者也故以龜山冠冕編首各從派繫遞列相承不以世次論

其先後而以師承訂其旨歸也唐初歐陽四門與翁林諸賢勃興為開閩人文之始彼時師友未廣也故列未及馬宋初海濱四先生與安定胡氏諸公同時倡學有魯一變之風然派別未著也故另附本篇之後是道南者賡續雖名為衍緒而倡作則實為開先非獨閩省一方所賴而實千古正學之宗也由元闕明成化間蔡虛齋陳剩夫周翠渠諸賢後先講學起而倡述之經學稱一時之盛中明以後學術漓雜迄於季造決裂判散使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三

後生晚出不復見先正本來之懿先公感焉嘗論吾閩之學篤師承謹訓詁終身不敢背其師說以為近於漢儒傳經遺意公餘講切每持此論以救末學之偏其意遠矣清馥竊謂近代異同之習勝者窮經實踐之功微也今欲卑訓詁而讀經蔑師資而求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不亦難哉自洙泗以來羣哲相承雖衆論紛紜莫不以至聖為折中之準濂洛以後英賢日懋雖支流各異莫不以紫陽為論學之宗嘗考紫陽之書

明訓詁溯師傳力行一生使後人知聖功由下學以上達者其效於今益光矣今曰不問師承不稽傳註目空前輩簒惑後人是宜賢者之所為戒譬猶守家之子忘厥高曾桀黷其可乎吾鄉先正素尚樸學自唐宋迄元明傳經說理之盛溯厥淵源粹然者不少而所以奮起作興者皆者賢宿學啟迪之功為多考其旨歸大都崇獎典型共趨敦厚師傳友授飭躬厲行是閩中習尚前輩述之屢矣今歲律屢更不揣固陋匯集諸家之傳綜其要者而纂錄焉雖歷代學術不無升降盛衰醇疵互異然參互考訂庶有以為知人論世之資徵文考獻之助獨念大雅日遠載籍寢湮耳目所及掛一漏百旁蒐遠紹是在來賢今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三

聖天子崇重正學丕承

列聖壽考作人之效海內真儒輩出尚論閩中

國朝師友者更當詳徵博採以上溯道南之緒而闡發濂洛之傳猶有望於後之君子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

二十七日癸卯閏里後學李清馥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四

凡例

一道南原委諸賢本傳皆稱先生稱公閩書則從史例
皆稱名今斯錄於諸儒宗師席并近代諸耆德前輩
稱先生稱公至各門徒則槩稱名以別之

一是編目曰師友淵源則凡平昔所與諸儒往返論辨
志氣相合有交友一門私淑一門皆附之學派中非
必盡及門親炙也

一後世史家列傳中間有載本人纂述一兩篇者是欲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一

存其立言之旨近世理學宗傳明儒學案諸編其著
述大畧皆附之傳後倣舊也茲編規製倣之前人而
立教宗旨則恪遵庭訓所聞以奉一先生之言云覽者
若以此斷斷於同異之辨則非編錄此書之意也
一是編原欲錄其師友派別淵源故諸賢有傳習源流
者皆錄於學派其無可考者闕畧尚多不得不有所
遺也

一閩中諸公箋注經學者蔣氏垣黃氏海於篇末載之

今各於本傳附見不另別一門目但諸公箋注儘多亦不無闕畧焉

一評論諸賢在宋則以紫陽西山諸大儒為據元明以降兼採近世儒宗諸賢而謹遵庭訓所聞者折衷焉一睢州湯文正公纂洛學編其事實俱本原傳使後人知所由來得以定其是非此祖述伊洛淵源錄舊例也今所錄諸傳悉本原傳存其舊名或有從別本增添者亦注增添原名以便考證不敢妄加增入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二

一閩中儒學開先始于唐歐陽四門至宋海濱四先生亦為倡學之始至龜山楊文靖公及中州二程先生之門仔肩道脈千聖心傳繫焉故今諸儒學派之編斷自有宋列龜山為首蓋以師承定其旨歸不以世次論其先後也至唐歐陽先生為一代開創之始余另約選登之閩學志畧焉

一學派中前已載入諸賢門徒者後別為門徒則單載其名字姓氏注云已見某氏門徒不重錄

一學派一門其派衍遺漏尚多各郡遺書未能徧得尚有待增入

一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者照儀封道南原委例亦附姓名間里於後

一增家世學派及交友一門亦本舊例也

一近世論學大都分別門戶異同之論究非衆言淆亂折衷于聖之歸語載四科之目逸民數章亦備人品學術差等蓋氏論伯夷伊尹柳下惠而願學孔子此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三

方是志學論道準的是編做莆陽宋氏考亭淵源錄遺意凡有師承派別者俱各叙出以見求師問道醇疵互著考同較異論世知人至夫各家派別亦畧以類相附覽者當自得之

一宋代儒宗世衍家學者不少故於諸儒學派中特列其例以徵其盛元明以來一家之學遞衍其緒如武夷之胡崇安之劉麻沙之蔡者亦僅見矣今於明代諸儒世學擇其媲美前修者亦多錄焉

徵文獻尚有望於名賢焉

一元代志乘甚畧故於述者無從稽訪今於元史之外搜之續宏簡錄元文類八閩通志閩省各郡志各邑志閩書熊勿軒集吳聞過集吳草廬集陳石堂集清源文獻道南源委道南統緒蔣氏八閩理學源流朱氏經義攷尚愧踈漏限于聞見無如何也

一是錄凡有玷於師友門牆者槩未敢登入是書欲錄淵源之的不得不有所遺也

一諸學派就萬氏季野儒林宗派錄出參之蔣氏垣八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凡例

四

閩理學源流黃氏海道南統緒何氏清源文獻其本傳本之閩書參之道南源委莆陽文獻越章錄閩省通志各郡縣志伊洛淵源錄宏簡錄名山藏黃氏日抄考亭淵源錄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吳氏諸儒述槩及歷代史書并行狀誌銘諸家文集更相考證

一

國朝正學昌明儒宗相望閩中學派俟另錄編輯至博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凡例

五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學派

閩學開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彼時人文未著也宋初所謂海濱四先生者與安定泰山徂徠同時其學已有近裏之功彼時朋類未孚也至龜山先生得中州正學之上肩周程統緒下啟羅李朱歷代相傳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之奧于是聖學彰明較著而鄒魯濬洛之微言大義萃于閩山海嶠矣夫程伯子以吾道之南贈屬其行不再三傳而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是天欲開伊洛之道之南亦即魯鄒之道之南也昔賢心與道會妙契天合遂持符如左券信乎斯文之興喪豈非天哉自是而後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我

國朝道運昌明

列聖肇基啟佑

聖祖崇儒重道表章有宋諸儒由朱子而來至今五百

餘歲矣實應

王者受命之期而我

皇上躬膺統緒顯闡于天命人心之本以

聖繼

聖千古而同符者矣謹按文靖楊公為程門高弟

聖祖仁皇帝曾賜匾額顏曰程氏正宗由是閩士愈爭

自濯磨禮陶樂淑之化於前尤有烈也溯吾閩宗風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

者其必以延津為星宿云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先生諱時字中立其先京兆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南劍之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仁厚不為崖異夸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性至孝喪母哀毀如成人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不赴杜門力學元豐四年年二十九授徐州司法又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先生於潁昌後告歸明道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六年官徐州八年明道先生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訃告同學者旋丁繼母憂服闋赴調度州司法元祐五年丁外艱服除八年赴調至京遷瀛州防禦推官又師事伊川先生於洛年蓋四十矣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一尺先生嘗疑張橫渠西銘近於蕪愛與二程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紹聖元年知瀏陽縣四年伊川以黨論送涪州編管時先生在任滿寓瀏陽元符二年歸家先是從二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杜門不仕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於是沙陽陳淵投書問學崇寧元年以諫垣薦除荊州教授大觀元年知餘杭事是年伊川先生卒政和初待次毘陵二年赴蕭山縣任先生歷官所至皆有惠政浮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稱曰龜山先生四年年六十二請祠退居餘杭後寓毘陵久之而先生年已七十矣是時蔡京

當國天下多故會蔡京客張翥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使回以聞六年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入對奏陳言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但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于中而已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知時勢將變陳論政事十餘條執政不能用而金人已入境先生激切上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勵進賢退奸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又謂今日所急者莫如收人心請罷免夫之役及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之害極論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且言山東之民凋弊

已甚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災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鑒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開謁禁以延見士大夫為急故能有成功自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得休沐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蓋鎮安人心不可不如是耳已而欽宗嗣位金人日迫大臣方以推恩晉秩爭議行幸莫念軍計先生乞對言聞勤王之兵漸有至者宜召將領議戰守之計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今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而不立統帥雖唐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衄不可不慮又言上皇痛自引咎禪位而宰執遷叙安受不辭此何理也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童貫為三路總帥金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而遁使敵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疏入欽宗大喜擢右諫

議大夫金兵既退先生上殿極言和議之非時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距京無藩籬之固且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朝廷寧坐視不救乎急宜命衆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畧可否不可專守和議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抗疏力爭凡所論多切時務皆不報會李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軍民集者數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遂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因詳舉安石邪說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留從祀時士習王

氏學取科第已數十年忽聞先生說紛然關之於是諫官馮澥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宮紛爭有旨並罷先生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請益力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又懇辭直學士之命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改徽猷閣待制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召赴行在至則勸上典學納諫及修建炎會計錄加恤勤王之兵連章丐外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予祠歸家四年上章告老致仕優遊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紹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七

興五年四月卒年八十三近臣朱震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鈔錄仍請優恤其家有旨贈左中大夫紹興十二年贈少師諡文靖先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先生為程氏正宗與胡氏安國往來講論尤多先生浮沈州縣四十九年晚在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

尚元祐學術而朱晦菴張南軒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昔程純公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先生反求其後羅豫章李延平遞相祖述令學者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所謂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胡文定云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此其源流所本與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八

生實似之胡文定公安國誌其墓曰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先生三人是也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

之遊者雖羣居終日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公卿大
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
先生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覲之熟矣視先生一
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
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
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
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卷一
九
老之將至沈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然則先生
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辨以
闢邪說存于今者其傳寢廣諸所建白深切著明而先
生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
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
不屑去疑先生蓋淺之為丈夫也又與楊大諫書曰楊
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
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先生無求於人

蔡氏焉能挽之朱晦菴曰龜山先生晚歲一出人多議
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
語最公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得
極好云所著有校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學庸
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辨字解論日錄奏議龜山文集
明成化元年從祀孔子廟廷
國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卷一

賜御書程氏正宗懸於祠子迪附見家學

宋史 胡文
定公撰墓誌

年譜 伊川淵源錄 聖
學知統錄 道南源委

楊文靖公語錄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
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
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
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
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

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之言存心養性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十二

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名入朝神宗欲優厚之

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

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少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

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十三

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

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黃氏東發云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知合内外之道則禹稷顏子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十三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

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動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謂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欽定四庫全書

關中理學淵源考

十四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黃氏東發云按此提掇最得要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

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

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

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並